

李子寬談陳炯明叛變

王康

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生遭遇過兩次重大的生命危險，一次是在倫敦蒙難；一次是陳炯明叛變，砲轟廣州總統府，那次國父險遭不測，幸而登上了停泊在黃埔的永豐軍艦，當今總統 蔣公聞訊，特從上海趕到廣州登上永豐艦，協助 國父指揮艦砲轟擊叛軍，困居艦上，前後計五十六天之久。蔣公那時與革命領袖同生死共患難的精神，千秋萬世，都將令人無限欽敬。

關於陳炯明叛變的始末，過去的書報雜誌上雖已有了記載，但當時身歷其境的人，目前在臺灣，除 蔣公總統外，李子寬先生可說是對當時的情況瞭解得最多的一位。

現在八十六歲的李子寬先生名基鴻，是湖北籍的國大代表，他不但是黨國元老，也是有名的佛學家，他是太虛法師的大弟子，現在隱居於士林外雙溪附近山上的一座廟宇之中，虔心研究佛經，除開會以外很少到臺北來。

李子寬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信徒，追隨過國父多年，參加過辛亥武昌起義，也是 蔣總統的老部下。李子寬不但親身經歷過陳炯明叛變那一幕，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總統在西安蒙難時，李子寬也會被張學良、楊虎城扣留過，後獲釋放。當時被張楊扣留於西安的湖北籍文武高級官員計有李子寬、蔣作賓、萬耀煌等三人，除蔣作賓已於抗戰時期病逝陪都以外，李、萬二氏現均健在臺灣。筆者目前至士林拜訪李子寬先生，恭聽他暢談往事。他說，他親身經歷的陳炯明叛變，事隔四十五年，如不在他的有生之年記載下來，殊為可惜。現在臺灣的黨國元老之中，既經歷過 國父廣州蒙難又經過 蔣總統西安蒙

難的，除李先生外，筆者還想不出第二人哩！

李子寬先生說，至護法之役粵軍援閩勝利以後， 國父孫中山先生即任命陳炯明為粵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鄧錕為總司令部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許崇智為第二軍軍長由福建率師回廣東。民國十年， 國父親領第二軍由廣西梧州上溯瀾水出桂林北伐，今總統 蔣公與吳忠信都領軍在桂林，第二軍後勤辦事處設在廣州，李子寬是第二軍軍需，與秘書吳子青被派擔任留守職務。許軍長到桂林後打電報給李子寬說，在廣西的北伐軍餉彈兩缺，命令他報告鄧參謀長，迅予接濟。

李子寬說，鄧錕參謀長，號仲元，個性英勇沉着，有雄才大畧，是典型的革命軍人，甚得 國父的信任。李氏接到許軍長的電報後，馬上晉謁鄧參謀長洽商，鄧參謀長允許撥款二十萬元及步槍子彈二十萬發，但子彈係向駐防福建廈門的浙軍處借來，將直接由廈門運往梧州，轉運桂林，不經過廣州，因經過廣州有被陳炯明截留的危險。

陳炯明雖係 國父一手培植出來，理應效忠 國父，但此時他已與北洋軍閥吳佩孚暗中有勾結，漸萌異志，也獲悉鄧仲元參謀長對 國父忠心耿耿，迅以餉彈接濟桂林的第二軍，即懷恨鄧參謀長，並與親信部將秘密開會，決定暗殺鄧錕，他們秘密開會時，不意被粵軍總司令部軍需陳春木暗中聽見了，陳是臺灣省人，早歲參加祖國的革命行列，忠於 國父鄙視陳炯明的為人，同時和李子寬的私交極深，陳春木於是將陳炯明秘密開會決定暗算鄧參謀長的陰謀全部告訴李子寬

李氏聞訊甚為駭異，即走告鄧參謀長，請他防範，鄧參謀長說：

「我身為革命黨人，那裏還怕人暗算？我手中握有兩師兵力，陳炯明不敢輕舉妄動的。」

論才幹和膽畧，陳炯明確實不是鄧錕的對手，可是一個是光明磊落的革命軍人，一個却是鬼鬼祟祟的叛徒，何況俗話說，「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鄧參謀長不聽李子寬的勸告，終於民國十一年三月十二日被陳炯明派人暗殺於廣九車站。緣鄧參謀長於是日親赴廣九車站迎接從香港乘火車到廣州來的一位周姓客人，不幸在車站上被刺客用手槍打死。鄧參謀長沒有接受李子寬的勸告，終於被奸人暗算，李氏至今仍感到惋惜和遺憾！

鄧錕參謀長被暗殺事件發生後，李子寬急電桂林，向許崇智軍長報喪， 國父在桂林行營聞耗，悲憤交集，當即下令全軍回廣東討伐陳炯明。先頭部隊到達三水， 國父駐節肇慶，召集高級將領舉行軍事會議。當時在會議席上，蔣公與吳忠信極力主張迅速攻擊廣州，因為廣州只有陳炯明駐軍一團人，一舉即潰。但 國父過於仁慈，不願意用武力解決。 國父說，只要陳炯明服從命令，第二軍還是繼續北伐，否則自離廣州，交出軍權。 國父的用意是給陳炯明最後的一個反省機會。

作者簡介：王康先生，湖北鄂城人，曾任中央日報採訪主任，現任探述委員。

李子寬自鄧參謀長被刺後，即離廣州，經三水前往肇慶分別向許軍長暨 國父報告廣州近情及鄧參謀長被刺經過， 國父召集軍事會議時適在肇慶，他雖未參加會議，但傳達命令的使命却落在他身上了。

廣州到三水有一條鐵路，其時廣三鐵路局長是夏重民。夏重民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兒，對於陳炯明的暗殺鄧參謀長，甚表憤慨。自 國父下達討伐陳炯明的命令後，機警的夏重民把全部機車及車廂開到三水，一而便利第二軍的軍事運輸，一而也免這批交通工具落入陳炯明之手。

國父派李子寬到廣州去接廖仲愷，李子寬從三水赴廣州時，夏重民深怕火車車廂落入陳炯明之手，於是只派一輛燒煤炭的火車頭送李子寬到廣州，李氏到廣州後很快就見到了廖仲愷，轉達了 國父的命令，廖仲愷奉令後，即隨李子寬經三水到肇慶晉謁 國父， 國父乃將自己的決定面告廖仲愷，命廖仲愷回廣州後說服陳炯明補助第二軍餉彈，繼續北伐，廖氏回廣州後往晤陳炯明，傳達 國父的意旨，陳炯明以他自己的部隊當時正駐防廣東省南部及東江一帶，留在廣州的不少，如 國父出兵討伐，他無法抵擋，爲了實施緩兵之計，於是假意表示服從，並允許協助第二軍的糧餉和彈藥，但他堅持第二軍只能直接由廣三鐵路轉粵漢鐵路運往韶關北伐，不得在廣州停留，並請 國父回廣州坐鎮， 國父接受了陳炯明的要求，從肇慶回廣州， 蔣公等隨行。陳炯明的詭計雖然能騙 國父，但騙不了 蔣公， 蔣公因 國父未聽其勸告乘機打擊陳炯明的反動勢力，殊覺失望。 蔣公於鬱悶之餘，仍返上海。

蔣公回到上海後還是寫信給陳炯明，勸其忠實服從 國父，並全力支持北伐，但他置之不理。 國父重返廣州總統府以後，許崇智所統率的第二軍完全遵照協議直運韶關，該軍沿粵漢鐵路北伐，士氣高昂，不過當時的粵漢鐵路只修至韶

關，韶關以北，就只能徒步行軍了。該軍經大庾嶺北上，進展甚爲順利，大軍很快就到達江西贛州，前鋒且已抵達吉水、吉安，但陳炯明却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正式在廣州叛變，由陳逆下令其部將洪兆麟和葉舉率叛軍圍攻總統府，以爲如此可置 國父於死地，想不到 國父仍然逃過這次的浩劫。

陳逆於叛變之前，曾於六月十五日在白雲山召集他的親信部將舉行秘密會議，約定次日凌晨動手。此一密謀被葉舉部下的一個連長獲悉，那位忠勇的連長是總統府參軍長林樹勳的親戚，該連長走告總統府秘書長林直勉，林接獲密報後於深夜進總統府向 國父報告， 國父應林直勉的請求化裝潛離總統府，由林直勉陪侍至海珠碼頭，登上永豐兵艦，直駛黃埔。

據李子寬先生說，陳炯明於舉兵叛變之前，曾唆使鷹犬洪兆麟縱火焚燒總統府，當時李子寬於火起時曾至總統府察看，他看見外交總長伍廷芳呆立在院牆邊無所措手足，後經他提醒，才逃出火場，如果他去遲一步，伍總長可能活活被火燒死。

陳炯明於十六日發兵圍攻總統府時，也分別派兵攻佔其他的軍事目標，第二軍軍部也被叛軍攻入，秘書吳子青受傷，李子寬因爲十五日晚不在軍部，係住在廣西會館右側的私寓得免於難，但廣西會館是洪兆麟的司令部，且李氏是第二軍的要員之一，如被叛軍發覺，也有犧牲生命的危險，他聽見槍聲一響獲悉陳逆叛變以後，立即化裝工人，逃往廣州交易所。該所是中日合營機構，日人出資一百萬元，中國人出資一百萬元，李子寬是該所理事之一。所中職員日人田中正雄同情中國革命，與李氏私交頗深。李氏即將寄在該所的第二軍公款五萬元用舊篋箱裝妥，將該箱交田中運往沙面另一日人荒山泰的家裏，當天李子寬也輾轉逃到荒山泰府上暫避。

總統府被叛軍圍攻，整個廣州陷入恐怖與混亂之中，李子寬是個手無寸鐵的文人，對於扭轉大局，無能爲力。那時他最擔心的是 國父的安全，其次是將陳逆叛變經過及廣州的情形報告許崇智軍長，籲請他立即回師廣州討伐叛逆陳炯明。當他獲悉 國父已安然無恙並已登上永豐艦以後，沉重的心情稍微舒暢了一點。陳逆叛變後，廣州和粵北之間的電報交通就中斷了，李氏得想辦法將真相告訴許軍長，寫信是不安全的，恐怕他收不到，但他情急智生，於是買一份英文報紙，在報紙的空白處寫滿了密密麻麻的中文電報密碼，不注意的人打開報紙也看不出來。他將那份報用英文通訊地址及姓名寄給粵北的一位外國牧師，那位牧師和許崇智軍長是好朋友，如果那位牧師有政治頭腦，拆開後一定猜得出其中的奧妙，後來事實證明李子寬的方法是對的，許軍長在粵北前線就是從那份報紙上知道 國父的下落及陳逆叛變的真相。李子寬並於寫在報紙上的密碼裡建議許軍主力先從東江攻惠州，因爲駐惠州的李炳榮部歡迎許軍入駐惠州城，再補充彈藥，直撲廣州，另以一部份在北江伴攻，牽制陳逆叛軍部隊，不幸許軍長沒有採納李子寬的建議，主力仍用在北江方面，首先攻克韶關，一部已抵清遠，一部至馬壩攻周山火山，進展本來相當順利，不意第二軍所屬的陳修爵旅忽在前方叛變，使戰局惡化，第二軍節節敗退，原來陳修爵是陳炯明埋伏在第二軍裏的一著棋子，到這時才暴露出獍獍的面目。許軍討逆失敗， 國父仍因居永豐艦中，幸而 蔣公在滬獲悉 國父蒙難後，兼程從上海趕到廣州黃埔，登上永豐軍艦，與 國父同生死共患難， 國父得到 蔣公陪侍與協助，精神爲之一振， 國父協助 國父率艦攻入省垣，砲轟叛軍，永豐艦停泊白鵝潭，陳逆用水雷進攻，幸未命中。許軍在粵北失敗，乃退往閩北，至八月六日 國父才在 蔣公陪侍下忍痛離艦，經

香港前往上海。當國父在永豐艦上時，李子寬與居覺生、陳仲孚、韓復言、石衡青等相晤，有時並請田中正雄用小汽艇送日用品至永豐軍艦，李子寬有時也上艦向國父報告第二軍回師討逆及失利情形，國父並囑李子寬派鄧剛赴西江召關國雄部回廣州與第二軍夾擊陳軍，因第二軍敗退，以致國父的夾擊計劃終於成爲泡影。國父離艦前囑李子寬送港幣三千元給秘書陳羣，作爲自港赴滬的旅費，李子寬當即遵命照辦。

在陳炯明叛變前不久，李子寬就聽說海圻艦長溫樹德有率艦離粵投降北洋軍閥的陰謀，於是密報國父，國父囑他送港幣五千元給溫樹德。李子寬認爲不當，立即委婉詢問道：

「先生，他要叛變了，您還要送錢給他嗎？」

當時和國父接近的同志都稱呼國父爲「先生」，李子寬也是如此。國父聽了李子寬的質詢，仍不改變初衷並和顏悅色地对李氏說：

「不管他叛不叛，你還是送錢給他去罷！」李子寬只好照送不誤。不久，溫樹德還是率艦離粵，由此可知國父待人的寬厚，超過了常人。

陳炯明叛變後，即捕殺廣三鐵路局長夏重民，以發洩他對夏局長的積恨，夏局長曾將全部車輛集中三水，故陳逆牢記在心。夏局長爲黨國犧牲，死狀極慘，李子寬想起當年情形，仍不勝感嘆！至於廣州交易所的資金，全被陳逆沒收。

李子寬自國父暨蔣公離粵赴滬後，亦相繼離粵赴閩，追隨許崇智，不久許崇智被國父任命爲東路討賊軍總司令，李子寬陞任爲討賊軍總司令部軍需處長，有時期并兼任閩南各縣善後督辦處會辦，何成濬爲督辦。至民國十二年左右，東路討賊軍奉命回粵，在潮汕一帶與李福林部會攻陳逆叛軍，但出師不利，在揭陽一帶轉進時，李子寬飢疲交迫，寸步難移，在路旁不能行走

時，碰見一年輕的軍官劉峙，那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劉經扶將軍，劉峙看見李氏寸步難行，怕他落隊，被敵人俘擄，自動下馬行走，將馬讓給李子寬乘騎，使他度過了難關。至今如果有人李氏面前提起劉峙將軍，他會不假思索地稱贊道：

「劉將軍是我的救命恩人！」

關於國父在永豐艦蒙難，蔣總統自滬趕往追隨事，董顯光著的「蔣總統傳」有很生動的描寫，董氏在該書第三章裏說：

「蔣總統獲悉其領袖所遭遇的危險，立即由上海啓行，冒了個人很大的險，卒到達黃埔，追隨國父於永豐艦上。國父和他的親信隨從者在該砲艦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於禁閉的痛苦，而期待外來的援助。……」

國父與其同志們在這五十六日中所受的苦是極端痛楚的：糧食很缺少，水的供給也不可靠。他們的處境有如牢獄的幽禁。氣候極度炎熱。在這些時日中，蔣總統無時不追隨國父左右，隨時盡力協助與安慰。蔣總統有時像一個普通船員，親自洗掃甲板；而且常常藉黑夜的掩護冒險登岸，爲國父購取日用必需品。

「在這砲艦上和國父相處的時日，劃成蔣總統生涯的轉捩點。在過去十年間，他曾爲革命作重要的，却不很顯著的表演。國父在許久以前已重視這位青年屬員的才幹；但惟有在患難相處的時日中，更使國父自覺前此還未能充份認識這位矢忠而富有訓練的軍人所具的才能，與其所作實際的判斷。從此以後，蔣總統在革命集團中的地位較從前遠爲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興起，不僅使其自身成爲中國的主要人物，並以其聲譽傳遍於全球。」


據陳炯明叛軍的還是蔣總統，不過那是以後的事，由於李子寬先生沒有談到，而且寫起來太長，故在此停筆，結束本文。

郵政送現匯票

手續簡便郵費廉

現款面交收款人

各地郵局均辦理



郵政存儲金

利息免扣所得稅

各地郵局均辦理

存款取款都方便